

· 胡思勇 著 ·

世界现代化陷阱 与中国理性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胡思勇 著 •

世界现代化陷阱 与中国理性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现代化陷阱与中国理性选择 / 胡思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61 - 2604 - 2

I. ①世… II. ①胡…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716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林
特约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侯玲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32
字数 525 千字
定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01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修经济学，林毅夫讲授中国经济专题。图为作者与林毅夫在朗润园外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在这次讨论中，林毅夫谈到了中国新农村建设问题。



2007年，林毅夫教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执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作者代表2001级同学前往北京大学看望林毅夫。图为在林毅夫办公室合影。



2009年，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东部产业转移与湖北产业承接”论坛。论坛结束后，陪同吴敬琏在湖北襄阳市考察。



2004年10月，邀请国家商务部原副部长、亚洲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出席“焦点湖北”经济论坛。图为作者与龙永图审阅论坛论文。

自序

诊断历史是为了服务未来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年1月，我组织了“东部产业转移与湖北产业承接”论坛。吴敬琏、樊纲等经济学家与会。在论坛结束的晚上，我与他们谈到想在这个具有特别重要纪念意义的年份举办“新中国六十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百年论坛”（1949—2049），要旨之一便是梳理世界现代化史，引鉴经验教训，对中国经济发展作一些有益思考。他们都表示这一想法很好，愿意为这个论坛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年9月，论坛如期举行，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在这个论坛上，我发表了主撰的研究报告，本文是这个研究报告的序言。考虑到它也适合于本书，也就移作本书的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与过去百年屈辱历史的决裂

“中央之国”曾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公元960年，中国走上世界巅峰。在1800年的世界工业生产中，中国占1/3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第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①

但是，随后中国饱经内乱和世界列强侵略，开始了一个世界领先强国百年衰落的屈辱历程——民族被分裂，1/10的国土被割让，这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820年至1952年间，中国GDP和人均GDP年增长率分

^①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家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别为 0.22% 和 -0.08%，而欧洲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1.71% 和 1.03%；^① 世界 GDP 总量提高了 8 倍以上，而中国 GDP 从占世界总量的 1/3 下降到 1/20，^② 人均 GDP 低于 1820 年的水平；^③ 在人均收入方面，日本提高了 3 倍，欧洲提高了 4 倍，美国提高了 8 倍，^④ 而中国人均收入由占世界平均水平的 90% 下降到 25%；^⑤ 1890 年，中国现代制造业与运输业仅占当年 GDP 的 0.5%。^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 466 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66.1 元；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仅为 7.9%。^⑦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与过去历史的一种决裂。国家稳定局面的形成为复兴提供了基本条件，中国真正开始谱写“超英赶美”的历史新页。但自我强加的国际孤立阻碍了经济的有效增长，中国被隔离在日益繁荣的世界经济之外。1978 年“改革主义”的实行，是新中国逐步融入世界文明潮流的里程碑。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9.6%；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由 1978 年的第 13 位上升到 2008 年的第 3 位；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 1978 年的第 23 位上升到 2008 年的第 2 位。^⑧ 根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报道，2008 年中国 GDP 为 4.3 万亿美元，日本为 4.9 万亿美元，相差仅 6000 万美元。因此，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不再遥不可及。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追赶西方，到 1868 年超过当时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用了整整一百年。中国实现世界第二的目标可能只需要 60 多年。按照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和目前发展实际，如果没有大的波动，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将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占世界 GDP 的比重可能会增加到 23%。^⑨

① 蔡方、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

② [英] 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蔡方、林毅夫：《中国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版。

⑧ 张维迎主编：《中国改革 30 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⑨ [英] 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这，正好是一个“百年经济奇迹”。

世界范围的“百年经济奇迹”现象，为中国“百年奇迹”提供历史视角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后进国家追赶前行国家似乎都有一个百年经济奇迹。1500年前，意大利城邦国家引领商业革命浪潮，成为世界经济最繁华的地带，之后，荷兰在1600—1700年全面超越意大利这一商业革命的先驱，成为国际化的先驱；英国在1700—1800年超过了荷兰，成为第一工业国（工业革命的先驱）；美国1820—1914年，全面超过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工业化、统揽全球的大国；日本在1868—1968年实现了有力追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不同的历史节点上，它们都是开拓型的国家。

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研究了欧洲主要经济体的演进，按人均收入把荷兰领先欧洲的时段放在1600—1820年，1600年是一个从欧洲脱颖而出的始点。^① 阿兰·佩雷菲特把17世纪视为荷兰奇迹的世纪。^② 无独有偶，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研究西方世界的兴起，把考察欧洲国家类型异化、经济发展出现分流、荷兰获得商业领袖地位的时段界定在整个17世纪，而把英国以荷兰为榜样，在所有权、制度、贸易、军事等方面奋力追赶并“大功告成”的时点定在1700年。^③ 在约翰·S. 戈登看来，1600年，英国主要同西北欧的邻国进行大宗贸易。一百年后，英国已超越荷兰成为欧洲最大贸易国。英国商船的足迹远至印度，同亚洲、美洲贸易的船只占到英国所有商船的40%。^④ 以上述分析为依据，我把荷兰“百年经济奇迹”的时区界定在1600—1700年。

① [英] 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法] 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法兰西学院教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③ [美] 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宁、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④ [美] 约翰·S. 戈登著：《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对英国百年经济奇迹的历史始点可以从诸多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梳理。安格斯·麦迪森以《英国上升为霸权国》为题，把英国崛起时段标明在1700—1820年。在观察英国崛起的历史始点上诺思与麦迪逊一致。道格拉斯·C. 诺思肯定，到1700年，英国已经成功地取代荷兰而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① 德国学者霍夫曼也把1700年视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始点。1955年，他出版了著名的《英国工业：1700—1950年》一书。^② 约翰·内夫看到，自16世纪以后，经过原工业的快速发展，到1700年，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国家。马克思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指出大约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叶，英国是真正的制造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③ 1906年，法国学者保尔·芒图出版了《18世纪的产业革命》，讨论的就是英国工业化。^④ 这也意味着他们把英国“成为世界主要力量”的阶段定在18世纪开始。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制造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⑤ 欧美经济史学家从区域工业化的角度，研究英国这个“第一工业国家”，都把1700年作为英国工业化兴起的始点。比如，荷兰社会经济史学家皮尔·弗里斯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源于对新能源的使用，以及对新型材料、生产工具的不断开拓和创新，1700—1850年首先出现在英国。^⑥ 英国经济学家乔恩·斯托巴特在2004年出版了《第一个工业区域：英国西北部，约1700—1760年》；2005年，乔恩·斯托巴特和尼尔·雷文主编了《城市、区域和工业：密德兰地区的城市 and 工业变迁，大约1700—1840年》。这些研究所涉及的历史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社会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诺思还与温格斯特就17世纪英格兰公共选择制度演进加以研究，“光荣革命”的制度变革使英国对世界的霸权和统治成为可能。没有英国的金融革命，英国就不可能打败法国；从1688—1697年债务增长中可用的资金肯定是英格兰在与法国的这场战争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下一个时期（1703—1714年）同样如此，从此英格兰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力量。参见 [美] 李·J. 阿尔斯通、[冰] 思拉恩·埃格特森等编《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罗仲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张卫良：《现代工业的起源——英国原工业与工业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荷] 皮尔·弗里斯著：《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苗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经济变迁的英国经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英国百年经济奇迹的终点在哪里呢？道格拉斯·C. 诺思认为在1830年，^① 皮尔·弗里斯认为在1850年。^② 17世纪末，荷兰经济扩张开始放缓。1720年至1820年，荷兰对外贸易下降20%，而英国出口总额增长了7倍。^③ 他们的判断是基于荷兰、英国两国经济力量的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马克辛·伯格专注于英国18世纪的工业化问题，1985年出版了《制造业时代：1700—1820年》，她的研究虽然突出传统性质的工业对工业化的重要性，但她对英国工业崛起的时段的判断是清晰的。^④ 我对此加以认同。

美国的崛起总给人一种“突然”的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历程——一百多年的工业化赶超。阿兰·佩雷菲特把美国的百年经济奇迹概括为两个方向。一是1790—1890年的100年间，美国由一个人口不多的农业群体变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社会；二是人口增长带动了经济增长，在1820—1920年的100年中，美国接纳了2500万移民。^⑤ 阿布拉莫维茨把美国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将近两百年的经济增长分为5个时段，其中属于追赶的两个时段是：第一个时段是1800—1855年，为“向初级工业化转变阶段”；第二个时段是1855—1890年，为“向高级工业化转变的早期工业化阶段”。至189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实

①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诺思还与温格斯特就17世纪英格兰公共选择制度演进加以研究，“光荣革命”的制度变革使英国对世界的霸权和统治成为可能。没有英国的金融革命，英国就不可能打败法国；从1688—1697年债务增长中可用的资金肯定是英格兰在与法国的这场战争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下一个时期（1703—1714年）同样如此，从此英格兰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力量。参见[美] 李·J. 阿尔斯通、[冰] 思拉恩·埃格特森等编《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罗仲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荷] 皮尔·弗里斯著：《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苗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英] 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④ 张卫良：《现代工业的起源——英国原工业与工业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⑤ [法] 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法兰西学院教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实际上已超过英国，美国的追赶任务基本完成。^① 约翰·S·戈登把美国在19世纪的发展，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个50年，也可以说是宪法实施后的头60年，美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上一个奇迹。国内领土扩大了3倍，人口增长了8倍。美国制造业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中心。而且当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和通信网络。^② 第二个50年，“与历史上任何一个50年比，美国经济从南北战争结束到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50年，变化更大，成长更快，领域也更加多元化。”“到了19世纪末期，仅仅一代人之后，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业经济，到处都是1865年人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型集团公司。一直以来的资本输入国已经发展成完全可与英国媲美的世界金融帝国。”^③ 这便是美国的百年经济奇迹。1820年被安格斯·麦迪森视为影响“世界发展的轮廓”的年份。“同以往相比，世界的发展在1820年后要活跃得多。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以上，人口则提高了5倍以上。”^④ 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技术进步和实际收入进入加速阶段。这个时段在1820年—1913年。美国经济的增长又一次改变世界经济格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走出孤立，取代英国走上世界巅峰。阿兰·佩雷菲特这样总结美国上述的奇迹：“正如18世纪的英国奇迹接过了17世纪荷兰奇迹的接力棒，美国奇迹于19世纪接过了18世纪英国奇迹的接力棒。”^⑤

其实，百年经济奇迹的时间起点与终点的划分并不是最重要的。历史

① 阿布拉莫维茨把美国近200年的工业化划分为五个时段，主要是分析它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即要素投入的来源。据此，第一个时段是1800—1855年，为“向初级工业化转变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增加；第二个时段是从1855—1890年，为“向高级工业化转变的早期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以资本深化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有36%；第三时段和第4时段是1890—1966年，为“高级工业化阶段”，其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以效率提高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提高到70%和78%。参见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增订版）。

② [美] 约翰·S·戈登著：《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同上。

④ [英] 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 [法] 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法兰西学院教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不可能这样清晰地断代。但这种世界范围内不谋而合的“百年经济奇迹”现象，为我们观察、研究中国的“百年经济奇迹”，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背景和思考视角——通过对荷兰、英国、美国、日本这四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加以梳理，对其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无疑是中国获得后发优势的重要知识源泉。我在本书中，并不是要创构一种新的理论模型，而是想通过对理论的选择，构建一个观察问题的框架，进而勾勒出一幅世界经济中心交替演进的轨迹。我想完成这样的任务：对“百年经济奇迹”在上述四个国家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在世界现代化史上的地位加以清晰的概括；对这些国家的经典经济事件和发展轨迹，加以系统性描述和解释；对这些国家百年经济成长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恰当的提炼，并希冀对中国崛起、实现百年赶超有所助益。

国家兴起不是命中注定，兴衰自有规律

任何一个严肃的医生都不会忽略病人的既往病史。历史告诉我们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弄清楚隐藏在经济起飞背后的动力因素。我们无法顺着历史的演进，顺藤摸瓜地穷尽历史资料的阅览与研究，只能考察历史的某些重要时刻、某些重要事件，甚至为了突出那些在历史紧要关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而对其他历史资料加以忽略。因此，我们的描述虽然可能不具备历史连续性，但选择的事件可能更具历史的典型度，能够帮助我们简洁明了地标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并呈现具有现实价值的重要规律。

经济社会进化是一种庞大而逐渐累积演进的过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且各种因素连带交互影响。从来就没有简单的法则，能够对于那种使产业革命具有深远意义的力量和反响的复杂性予以足够的描述。^①不单是经济学问题，还有政治问题、社会学问题。即使是经济活动本身，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一般相互依存关系决定的。因为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为。^②我们不可能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加以全面的、无遗漏的描述，事实上也没

^①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英]阿瑟·刘易斯著：《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有一个人能做得到。我们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大自然对人类并不特别仁慈。增长并不是经济的常态，它是人类努力的结果。麦迪森认为决定欧洲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它在科学技术、商业金融组织、国际贸易、社会制度等方面早熟。^① 诺思和托马斯在解释西方世界兴起时，也把关注点集中在“影响生产率的要素是技术变革、组织变革和生产要素之间不同的增长率一类情况”。^② 而亚伯拉罕·林肯认为，一个国家——不管整体的力量比局部的总和大多少，完全是由土地、国民和法律体系这三部分组成的。^③ 兹怀格（Ferdynand Zweig）认为，生产力的进步形式表现在机械化、合理化、工业心理及工业组织上。^④ 马歇尔说，工业进步的经济利得，主要是以报酬渐增的形式，不断地创造出来。而且报酬渐增的规范和范围得到不断的创造，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不断的延长与扩大。马歇尔对于报酬渐增法则曾定义如下：劳动及资本的增加总是引起组织的改善，而组织的改善又增加劳动及资本的工作效率。^⑤ 张培刚认为，工业化的特征是战略重要性技术的变动，以及因之而起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方面的调整。^⑥ 他分析，在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中，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是发动和定型工业化进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改变已有的生产函数或应用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改变已有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或应用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⑦ 在相当程度上，对生产要素的组合也是突破工业化的限制因素——资源、人口约束的重要途径。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最终是以企业组织的形式和组织手段实现的。桑巴特（W. Sombart）也有同样的观点，认为，“企业创建精神”、“方式”（form，指规章和组织）及“技术方法”是构成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三种基本特征。三者中，他最强调的是企业创建精神。“在不同的时候，人类对于经济生活所抱的态度也就不同，企业创建

① [英] 安格斯·麦迪森著：《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美]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宁、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③ [美] 约翰·S. 戈登著：《财富的帝国》，董宜坤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精神为它本身创造了适当的方式，并从而形成经济组织。”^①

基于上述理论，在梳理前行工业化国家百年经济奇迹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思考的焦点逐渐聚合在三个方面：

一、通用性技术革命（而不是一般的技术变迁）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起的根本性动力要素。在一个经济体，土地、劳动力差不多是给定时，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尽管一般的技术进步对现代经济增长起着肥沃土壤的作用，但事实上，是通用性技术革命带来产业革命，进而决定着工业国的兴起。比如，没有纺织机、蒸汽机技术的突破，就没有英国工业革命；没有电灯、航天飞机、计算机技术的创新，就没有美国近200年经济的持续繁荣。

二、制度安排。制度是经济活动的导向机制。决定着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效率。国与国的差异，是制度的差异；国家竞争力，相当程度上是制度的竞争能力。1624年，英国就颁布《独占法》，对知识产权的认同与保护，使它的技术进步不再简单依靠能工巧匠的经验积累，而建立在科学家的科学试验基础之上。同样引人关注的是，1649年，美国还没有独立，但鉴于移民增多，各种宗教教徒的聚集和各种思潮的涌起，马里兰州就通过了《宽容法》，它使为数不多的犹太人没有受过迫害，美国也因此有了更多新思想的接受包容能力。

制度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包括宪法、政府程序和社会习俗、民族文化，它们都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因此，在制度因素中，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一个事实——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一种能力的差异，即文化上的差异，民族的精神沉淀。它是经济增长之树的土壤。所谓不发达，直接表现为传统社会存在的持续“不发达现象”。不发达首先应该归咎于不利的文化因素，而发达或发展则是多种有利文化因素的融合。因此，我们对经济增长的认识，必须深入到社会运行机制和精神运行机制的核心中去，充分考虑历史文化积淀对经济增长是推动还是抵制。^② 有人认为，只要简单地把有形的机制或表面程序照搬过来，就可以搞好一个经济。经验表明，这种主

①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法]阿兰·佩雷菲特：《论经济奇迹——法兰西学院教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年版。

张只能是一厢情愿。经济增长需要生产条件的累进变化。公共精神在相当程度上等于发展资源。一个大国不仅要具备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更需要考虑向世界提供一种文化和制度参考。我们在荷兰、英国、美国的百年经济奇迹中，尤其看到了这种精神机制的功能作用——人类行为因素的重要性。

三、商业组织。在全球经济中，企业是代表一个国家（地区）、民族参与世界竞争的主体。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来激励企业的产生，培育国民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企业作为一个商业组织在效率上存在差距。商业组织效率的高低，决定着国家经济的活力，从而把国家与国家区别开来。我们看到，正是荷兰的合伙企业、英国的股份有限公司、美国的巨型联合企业等不同类型的商业组织，为三个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历史总是由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见解所组成

当然，历史不是单线发展的，历史是多方位的。如果孤立地拿出一个因素硬说它可以解释一切，那就是一叶障目、盲人摸象。任何理论都迟早会遭遇分析人类历史的局限。^①对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百年经济奇迹的梳理也是如此。

英国学者阿瑟·刘易斯在其著作中分析，“每个经济学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他不满足于经济理论的演绎基础，并颇有把握地意识到从研究历史事实中可以取得对经济进程更完整的见解。这种直觉合乎情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到真正想掌握历史事实时，热情便会消失。原因是在相对的意义，历史事实本身极为有限。我们这样说的意思首先是指，在极少数国家，在近几年来拥有足够数量的历史记录，同时即使拥有大量的纪录，我们未必能确切肯定所发生的事件。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指理论家感兴趣的‘事实’并非发生的事件，而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这些记载可能表明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某些人所认为的发生事件的原因。”“因此，历史并非由事实组成，而是由历史学家对发生的事件及其

^① [英] 阿瑟·刘易斯著：《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原因的见解所组成……他们对发生事件原因的见解通常只不过反映了他们个人对社会因果关系的理论，这些理论决定了挑选哪些他们认为是重要的事实。”“当社会学理论家求助于事实时，即求助于历史时，他所寻求的事实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寻求的事实，其意义显然是完全不同的。”^①

每个历史事件都有许多起因。历史本身决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每个相继出现的事件背后又有一段历史。于是问题在于确定哪些原因比其他的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所研究的事件是不可测量的，那么，我们就得回到个人判断的领域。由于人的智力有限，个人判断就更为困难。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通晓全部历史（包括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通晓全部的事实（即使这些事实都是完全可以认识的）。^②因此，我们分析的世界范围内的百年经济奇迹，是“挑选的事实”，甚至为了突出我们想告诉读者的意思，我们有意地剪去了一些枝蔓。

我们所关注的三个方面——通用性技术革命、制度和商业组织的效率，只是三个侧重点。历史还可以多方面总结。但仅仅三个方面，也足以说明我们的主题：上天并没有注定国富国穷，国家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由其发展的动力要素的多少和强弱决定的，人为的差异也会导致发展进步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要素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前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不一帆风顺，并且由于政体国体的差异，在今天看来，过去的制度、技术、国家政策等可能都是“低层次”的。不仅存在着与我国文化、政治截然不同的东西，甚至还有肮脏、血腥的一面。但是，对具体事物的解释总是在一般历史的较广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共同的活动和经验范围内进行的。“不仅今天的生产技术而且现代的制度均代表着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思想和传统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制度与技术存在着一个进步的时间周期，这可上溯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或许也是千真万确的。但是，由此而得出理论说，由于过去没有按照我们现已认识的较优方式组织生产和交换因而是无效率的，这会我们对历史事件

① [英]阿瑟·刘易斯著：《经济增长理论》，周师铭、沈丙杰、沈伯根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同上。

的理论解释显得空洞无物和毫无意义。”^① 历史有的是我们应该批判的，有的是我们应该扬弃的，但更多需要我们引鉴正面、有益的东西。发展不能人为地复制，我们力求断定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即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人们哪些行为是共有的，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得出基本的概括。

历史本身就是奇迹，中国将重返世界舞台中心

工业化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文明。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化非但没有终结，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大量凸显的工业化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思考。

引鉴历史，为的是瞩目未来。我们对荷、英、美、日四国的技术、制度和商业组织效率加以梳理，为思考中国崛起的读者提供一个粗略的参考框架。我们也对新中国 60 年创造的经济奇迹加以思考，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让未来映照更加辉煌的中华民族的明天！

历史的演进本身就是奇迹。如果把中国的第一次崛起（11 世纪）与 1500 年以来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连续起来，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在北半球正好画了一个圆：中国—欧洲—美国—中国。中国的百年经济奇迹（1949—2049）是一次经济的再崛起，是一个民族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壮丽历程。这一历史奇观，当然会重塑世界！

胡思勇

2009 年 9 月

^① [美] 丹尼尔·W. 布罗姆利著：《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郭宇峰、汪春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